

原刊印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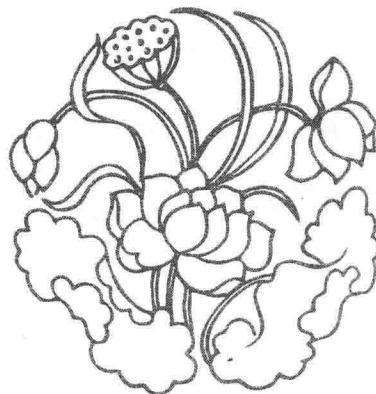
任繼鑑題



#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158 卷



海潮音

中國書店

第四年第十二期

海

潮

音

類紙聞新為認號四十六百一掛准特局政郵華中



◎海潮音月刊募集基金啟

閻浮提人。香味光明。不作佛事。賴以依止。厥雖言教。然方言未融。聲浪有限。豎窮橫絕。文字尙焉。我佛說法。三百餘會。鐵圍結集。橫塞鹿苑。震旦著述。充滿龍藏。人壽幾何。算沙徒歎。後有作者。得乎蛇足。雖然。人海者機。網目者教。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四論十支。發揚性相。三部五教。無礙台賢。文事佛事。不一不二。隋唐而降。聖道陵夷。著詞章者。溺於文離。薄名相者。陷入顛頽。枯寂於禪。禪壞其禪。迷信於淨。淨染其淨。籠侗於教。教失其教。釋迦已去。彌勒未來。嗟我羣倫。聾盲誰悲。加以天演噩夢。迷悶神州。社會怒潮。飄搖水海。羣兒舞火。四面俱焚。惡鬼吮血。十方同慨。是非高張法幢。橫磨慧劍。何以摧邪顯正。度世救生。覺社同人。自忘謫陋。民國七年。季出叢書。五期滿足。易爲月刊。名海潮音。作暗室燈。議論公開。思想互助。上承絕學。下應潮流。慘淡經營。於茲六載。在杭在滬。遷漢遷京。來鴻去燕。候煖謀生。其迹可笑。於情堪哀。遐哉洞庭。法流天接。開佛學院。培養人材。報正信局。刊行經典。建佛教會。固結團體。敝刊編輯。印刷發行。爰有定所。經費收支。雖應桴鼓。基本虛懸。難免曇花。會議結果。募集萬金。存儲生息。藉資周轉。夫以五洲之大。物質之雄。人心之須。佛化之貴。此一線慧命。不能滋養之。雖爲敝刊之咎。寧非世界之羞。所冀大力宰官。多金長者。共出身手。廣施法財。心燈一照。光光無窮。我佛有靈。拈花微笑。此啓。

佛歷二千九百五十年海潮音月刊社同人頂禮

如有發心擔任募集者請示知台銜住址以便奉寄捐冊  
如有隨喜捐助者款直寄交本社并請示知大名以便登佈

新捐助本社基金人名列左

任琴父 洋二百元

孫厚在

洋一百元

彭少田 洋二百元收

余毓溥

洋一百元收

王森甫 洋二百元

趙子中

洋一百元收

熊雲程 洋二百元收

袁立齋

洋五十元

傅子揚 洋一百元收

法仙師

洋五元收

何達夫 洋三十元收

唐繼堯

洋二百元

王九齡 洋一百元

除匯費實收洋七十二元

薛微笑

洋十元收

吳退盦 洋十五元

梁濟公

洋十元

黃覺元 洋十元

黃勵志女

士居

洋十元

羅澄孫 洋五元

妙心女居士

洋五元

除匯費實收一百四十四元洋

# 本刊發行部遷移啟事

閱者諸仁注意本刊發行部自民國十三年陰曆正月起遷至漢口  
清芬二馬路佛經流通處內主任爲謝鑄陳居士以後各處所有定  
報匯款等件務祈與謝居士直接交涉本編輯部自有職任對于銀  
錢等項概不負責特此通告

海潮音編輯部啟

敬啟者凡蒙

各界閱者諸公向敝社發行部先約訂購或向各外埠分發行訂購者均經敝社按期出  
版發行茲值年關伊邇各項支銷均待結束而對於購閱數百戶未便一一致函催索現  
敝刊已出版至本年十二期凡購閱已賜款者雖多而未經賜款者亦復不少尙希收到  
本期月刊後速將刊費賜下或向各外埠分發行購閱者亦請直接交清以便結束如蒙  
續訂五年份月刊即乞先函接洽爲禱

海潮音月刊社發行部啟事一

敬啟者本刊發行急求臻善以副

愛閱諸公之雅意茲擬明年改爲漢口佛經流通處辦理發行事凡有與發行部接洽者即乞

先函交涉恐事後發生質問  
啟前經理決不負責

本刊發行部啟事二

敬啓者啟發行部近日接到交涉或欵目各函件封面均書漢口佛教會台啓或漢口佛經流通處台啓等字樣均經折閱後始悉係與  
啟部函件嗣後凡有與發行部接洽或賜交欵目各要函均請雙挂号寄交漢口佛教會內（甲子年正月起改寄清芬二馬路佛經流通處內）海潮音月刊總發行部收然後掣回郵政回執蓋有發行部藍色皮章事後發生錯誤方可負責否則絕不與聞特此謹佈

本刊發行部啓事三



天魔誘佛圖（德國 E.Biedermann 畫）

# 唯識諸家會異圖

太虛

清辨 境有家

安慧 一分家

護法 四分家  
難陀 二分家

陳那 三分家

正智眞如 識證性

有力心王 識顯勝

無力心所 識隱劣

相名分別 識泥相

純識見分 識留純

能變識體 識歸本

清辨 識無家

唯識依圓諸法

溫境相分 唯捨濫

所變見相 唯攝末

無所家

體同家

我法偏計二執 唯遣虛

唯存實

唯識

清辨



### 曹溪禪之新擊節

太虛

達磨別傳一宗。至曹溪而大行中國。宋時馳及朝鮮日本。迄今流衍未衰。可爲盛矣。然自達磨以逮曹溪。雖別傳之心宗實超教外。而悟他之法要不離經量。曹溪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又曰。涅槃經。吾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又曰。執空之人。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旣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言經。只此言語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離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故達磨慧可授受楞伽。黃梅。曹溪。宏演金剛也。夫楞伽乃大乘妙有法輪之大樞。而金剛亦大乘眞空法輪之斗杓。洪源遙流。酌之不改初味。雪山寶林。湛焉有如新瀉。每讀信心之銘。證道之歌。觀般若瑜伽諸經論。輒覺渙然融釋。妙治無痕。惟後時宗徒旣混入知解。謂荷澤等宗徒。而教徒亦強拔荆榛。四教先亂。般若五教尤亂。瑜珈江西石頭以下諸師。爲救其弊。數變其法。或由旁敲側擊使親悟。或由電驟雷轟令頓契。然皆要期自證。不爲語通。絕言思之妙心。終不用父母所生口爲說。故曰。若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雖易臨機之用。不失教外之傳。而要以曹溪法寶爲綜前開後之大規範。今者般若瑜伽重暢識爲一拈唱焉。

### 一 曹溪之自悟

夫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此大乘般若之輪也。諸法唯心。心幻無性。此大乘瑜伽之輪也。破我法之執。彰真俗之諦。發理量之智。證性相之境。說或小異。揆無不同。曹溪問謂金剛彼若心即開悟。卽悟此也。後呈其悟。故書偈云。菩提本無樹。以諸法唯心故。明鏡亦非臺。以心幻無性故。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諸法緣生。生空無性故。然此二輪猶收教內。教外之傳尙須一徵。其夜五祖以袈裟遮圍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乃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自性二字見下。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學見下。何期自性本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即下。本心謂曹溪曰。不識本心。本性學法無益。識自本心。本心無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此大悟界。唯迴絕言思之妙心。觸諱罪過。名想之所不能安立。故教下雖强名一眞法界。或曰本如來藏妙眞如性。旋曰非安立。諦廢詮不詮。此云言下大悟。實非言悟能到。故爲教外別傳之宗。此宗宗何指。姑借一言假爲詮表。則曰無性空心心圓。衆妙心幻無性。故應無所住。無性眞心故而生其心。心此無性空心即曹溪所云自性圓衆妙。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也。由是總其悟旨。可歸二言。諸法唯心。心幻無性。亦可諸法緣生。空心無性。心圓。衆妙後世三關之意。亦不外是。諸法緣生而生本空也。諸法皆心而心如幻。二也。無性妙心。心卽諸法。三也。失至無性妙心。心卽諸法。則隨手舉來。莫非涅槃。本空無性妙心也明矣。然此實非比智假詮可及。故云教比智假詮外別傳。

## 二曹溪之悟他

曹溪說法悟他。皆從自悟境界流出。然以大悟之界。須人自達。故其所言不離教內。空有二輪。說空破有。說有破空。遣除邪執。發生正智而已。意在教外。言不離教。此曹溪禪所由高也。由此其說法之綱要。祇是萬法心生。生空無性。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法心生也。俗真真俗。出沒即離。其言外之旨。在使人執亡意消。

躍然自得。故曹溪曾喚其門人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師一方。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按壇經載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墮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云云。此所云。得見同行。即已悟。可爲一方師者。分付即付囑。其悟他說法。之典要令不失本宗。後世一般邪。磨外道秘爲少耳。不傳之據。謬甚。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不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案此曹溪傳其入室弟子說法之昧。等其密傳。不令衆知者。皆爲護持。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者。恐彼謗法。獲罪執語障悟。別無他義。

此上來所舉祖自有釋今按動用對法出語盡雙即離兩邊來去相因乃運空有二輪以權有空二見者也。究竟二法等相對法盡除盡除者是教下假詮說一切法界等三十六對法不離自性不離者是教外妙心。指一切法離言自性在般若瑜伽諸經論指其要歸無不如此故曹溪乃真通教意真能說法者也。又曰若有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其爲志徹說涅槃經常無常義又爲神會說見不見痛不痛義對臥輪有伎倆曰惠能沒伎倆對住心觀靜長生不臥曰是病非禪拘身何益對空知無見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而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對念佛生西曰西方只在目前誤十萬億佛土爲十萬八千里此因不觀經文未解經義之故此其與人解縛去粘拙釘拔楔之妙如所謂馬前相撲倒便休活潑潑地赤灑灑地坦蕩蕩地露堂堂地誠有不可言喻形容之者其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問諸人還識否纔被神會喚作本源佛性即呵之爲知解宗徒以說一切法雖不離這個而這個終不能言陳出之神會名作本源佛性以爲假智假詮可得遂帶於名相知解中而失教外之傳此與賢首等之知解教徒以諸美辭種種形容繪畫絕害恩之一真法界自謂超越先哲能言龍樹世親諸祖所不能言同一僭妄殊不知諸祖豈不能言哉特以實非言思之所及耳雖構種種形容繪畫之說徒益名想之影反障證悟之門故曹溪力呵之有曹溪力呵之故雖有神會等知解宗徒形容繪畫之說徒益名想之影反障證悟之門故曹溪力呵之故雖有神會等知解宗徒

而宗風仍暢。慈恩等於知解教徒未力呵斥。故四教五教興。嘉祥慈恩之教輪輻清涼引而化之。陷泥已深。圭峯則由知解宗徒兼爲知解教徒。宗下承曹溪風能斥去之。故宗彌盛。而清涼於圭峯又不能呵却之。故教益晦。厥後永明順而正之。落草愈甚。宗徒教徒殆皆沒入知解。不期離言妙悟。封著名相。二三真禪。唯用峻險或截擊爲法門。務以躉落知解爲事。以延教外之傳。故墮於知解者。不唯失宗。亦失於教。若曹溪之說法悟他。不唯得宗。亦得於教。昔一居士請雲門曰。三藏十二部教意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門曰。祖師意且置。汝道如何是教意。土閭措門大加呵斥而去。故宏宗演教者。當學曹溪悟他。以知佛祖說法之妙。

### 三曹溪之自性

曹溪於其敘悟及教說法等中。若諸偈言及長行等三科法門三十六對。亦是常途語句。最關要者。唯在「自性」一名。於其自敘及教他中。若不識「自性」一名。何所指。必難瞭然。其自敘中敘悟「自性」本清淨等。其教他中。令說一切法不離「自性」等。皆必知其自「性」所名。乃有著落。好在曹溪曾自釋云。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此指第十八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此指第七末那多以轉識爲心。如云心爲地性。爲王生六識。出六門。大見六塵。如是十八界。皆從「自性」指含藏識。起用。從藏識所藏之十八界種子起十八界現粗似易經寂然不動爲體。感而遂通爲用。亦似中庸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覈。於成唯識論等義。此種見解。猶有疏謬。以異熟識非真寂故。有漏種起。無漏無垢識緣無漏種現行。「自性」若正起十八。正漏種起無漏現行。若惡用。即衆生用。善用。即佛用。由此有諸越用。由自心。第七。若無病。即平等性智也。然第八識名義糾紛。頗難分解。通名或曰一切種識。或曰阿陀那識。或曰

本識。或正曰心。在有漏位。或曰阿賴耶識。或曰界趣生體。或曰異熟識。在無漏位。或曰菴摩羅識。或曰大圓鏡智。或曰真佛身。就有漏中指無漏界曰如來藏。亦曰佛性。以假智詮指絕言思界曰一真法界。亦曰真如。真如一名諸經論中多指遮空二執空理然起信云唯是一心名爲真如又說真如之自體相及真如用楞嚴亦說本如來藏妙真如性曹溪亦說真如自性是真佛及說真如用此等所言真如每與指一真法界或如來藏同非但二空空理而曹溪言「自性」亦復通此多義。言「自性」本自清淨等是指如來藏或「一真法界」也。言自性邪正起十八邪正是指異熟識或阿賴耶識。或菴摩羅識。或一切種識也。其名義之玄紐。若此之甚。無怪因起信論「真如」一名。生後人歷久之諍歟。一禪宗悟本體禪主人翁禪所悟雖亦離言法界。在異生位仍即「阿賴耶異熟識」前六剎那不生末那我愛執藏暫現。此若執實。雖悟唯心。不悟無性。或入外道了幻無性。取無性空。不透末後。或歸二乘進悟「無性心源含融萬法」乃大徹了。故深密云。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易經說爲寂然不動中庸說爲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可知不當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執爲我即執爲性我義即性義未悟無性故入外道然在凡位欲求頓悟除悟此亦別無真體故大佛頂曰恐迷真非真迷此非真欲別求真終亦無真可得嗚呼此可知曹溪「自性」一言所關之大已。

然「自性」應專指「諸法離言自性」。亦曰諸法離言自相若曹溪說爲「含藏識」不如易以通名。名以「一心」。或名「自心」爲當。故吾有取於永明之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

唐圭峯以瑜伽爲法相宗。般若爲破相宗。自居爲法性宗。曰一乘顯性教。以有情有本覺真心。名如來藏。又名佛性。此亦以「如來藏」名法性者。不如名以真心爲當。然其不脫知解。不悟諸法離言自性。作禪源詮。嘗曰「心」是其「名」。「知」是其「體」。「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以爲舉知字即能得心體。宗門或斥之曰。知之一字。衆禍之門。明永覺賢以真心具空寂與靈知之二義。補曰空寂之知。謂圭峯取知遺「空寂」不了。「真心」今按「空寂」即「無性」義。空寂靈知即無性心。「貳心」不悟「無性」故成妄執。

妄心。若悟無性。即契真如。故空寂知始。是真心。彼孰知爲心體。且不悟心無性。更何解乎無性心哉。故後世宗師於曹溪所云「自性」。亦諱言之。但云「這個」。這一「着子」。以指示之。誠以說似一名。即不中也。

### 論宋明儒學

### 太虛

嘗論我國自晚唐五代以入於宋。禪宗實爲學者思想之結核。故不惟佛教之天台賢首淨土等。能暢行於宋明來者。皆托禪宗爲根底。各開應化門戶。雖道家儒家。亦取禪宗爲骨塗附或道或儒之舊業爲皮肉。以號爲性命雙修之仙學。及宋明儒之理學者。道家之舊業。則長生之煉丹出神也。儒家之舊業。則治世之人事倫理也。而所取於禪宗者。則道家先守寂。令心靜定謂修性。似於習禪也。儒家若周茂叔教人尋孔顏樂處等。似於參禪也。然以繫挂其舊業之故。不能放捨生世。由大死而爲大活。故淺爲嘗觸。即詡已得疾返其延生經世之舊。務爲飛昇之神仙。人倫之賢聖。今以唯識學之術語喻之。則從上所傳教外之禪譬第八識所變實境。立爲禪宗門庭者。則如前六現量。親托彼爲本質而變爲自所緣之相。能符彼本質之自相者也。立爲台賢等門庭者。則如第六正比量。疎托彼爲本質變似名相。不謬彼實境之共相者也。彼道與儒。則如第六非量。亦或親或疎。托彼以爲本質。由無始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變似所執實我實法之名。相於所托之自相。共相。均有迷誤者也。故儒道家雖同。托於禪。以面底不一致。故遂與佛門卒多牴牾。若如來與異生。雖同是「諸法離言。自相之一。眞法界」。以異生於「離言界」。不相應。故異生卒不能即同。如來且與如來相背。而馳也。吾因是於彼執舊業。以自礙之二家。每深致慨焉。雖然。吾亦不謂儒家於宋以前初無似於禪者。道家若莊周。顏回心齋。卜梁倚朝徹。儒家若荀子解蔽之言。空石中人等。皆慨然有事乎禪定者。以禪定之學。原不限於佛法。凡有內心修養者。皆所同事。故

禪定學亦名增上心學而爲佛法外之異道所共修也。但漢唐間之二家則道務長生以修命。儒務治世以修文。鮮聞有事於增上心學者。故宋明來道家之修性。儒家之究心。實由感受禪宗之佛化使然也。然宋明來之佛儒道三教已潛藏此不可說之禪宗爲共通之根底。故國民之普遍心理上每易有三教同源之思想。而讀書士夫多於三教同源之思想上守儒家之態度無識。男女多於三教同源之思想上持道家之態度。徹裏徹表爲禪宗之宗佛教之教者卒唯極少數之人也。

由上來所言以觀宋明儒之學可知其淵源於禪宗而又膚淺自封不能與禪宗一致明矣。然世之論宋明儒學者多謂其淵源於道家以宋之朱陸及明之王皆出自二程。二程則師茂叔而友堯夫。茂叔之太極圖與堯夫之先天圖皆出於道家陳搏之相傳是也。但予昔嘗見空谷禪師之說。忘其書名則茂叔傳承於某禪師。似即楊龜山所言之總老乃東林總禪師考據極確。又晁公武讀書志謂周子受學於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則濂溪固授受自禪門也即就陳搏以言要亦道家之已沾嘗禪宗者。陳搏沾禪附道以道其所道周邵又沾之以附於儒適開三教混合之局其隱貫之者則禪宗也。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處仿自禪宗參話頭其言無極而太極乃指「心言」何者周之太極即邵之先天邵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事生於心。又曰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案先天謂心能造業業即天命後天謂業招而果酬適心業舉曰道又曰心爲太極道爲太極。又以「心」謂之「中」故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宋明學大致以天地人物變易之本名。「太極」或謂元氣以人事倫理標準之性謂之「中」或曰天性而此皆以「心」釋之實爲宋明學之大原而托本禪宗。禪宗亦心宗之明證也謝上蔡以之說仁故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上蔡出大程門大程說仁謂天地生生之大德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若活人有藏識死人無藏識此仁即指藏識。

大程亦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